



Distr.
GENERAL

S/1997/547
15 July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秘书长关于布隆迪局势的报告

一、 导言

1. 1997年5月30日,安理会在关于布隆迪的一项主席声明(S/PRST/1997/32)中要求我继续随时向安理会通报布隆迪局势,特别是告知正在采取何种步骤鼓励进行谈判和平解决该国目前的冲突。

2. 本报告载述自1996年11月2日向安理会提出上一次报告(S/1996/887/Add.1)以来所出现的重大发展。必须指出,自1996年8月30日第1072(1996)号决议通过以来,安全理事会继续听取关于布隆迪局势的定期简报。

二、 政治局势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布隆迪的政治局势继续反映:该国各个主要的政治运动内部和彼此之间很深的裂痕,政治舞台两端好战激进分子集团两极分化的影响,前扎伊尔境内的事件对安全情况的不利影响,布隆迪努力结束制裁所造成的国际孤立局面,以及缺少所有主要角色都能接受的一种商定的谈判机制。皮埃尔·布约亚总统的政府方面继续努力巩固力量、争取解除经济制裁,并鼓励政治对话,一面加紧努力对付胡图族日益壮大的叛军和与日俱增的死亡人数。

4. 两个主要政党内部的分裂、两者之间的对抗,以及政府对两党工作施加的束缚,继续酝酿仇恨。布隆迪民主阵线(民阵)在布隆迪境内由其秘书长奥古斯丁·

恩佐吉瓦米领导,在流亡时期则由其主席让·米纳里以及全国捍卫民主理事会(捍民会)领袖莱昂纳尔·尼安戈马领导,似乎无法克服其内部的分裂。民族进步联盟(马普罗纳党)也是一样,仍然分成两派,一派追随乌普罗纳党议会小组主席弗雷德里克·恩根泽布霍里,另一派追随主席夏尔·穆卡西所领导的激进派。前总统巴加扎所领导的走强硬路线的民族复兴党更加剧这种分裂,他继续得到图西族青年和学生的支持。

5. 政党之间不断存在的仇恨继续阻碍政府倡导的全国辩论的进展,也妨碍国际促使各党派进行谈判的努力。双方的激进分子继续对总统进行恐吓和破坏,借以阻挠和解的努力。1997年3月中旬发现一个刺杀总统的阴谋,使反对布约亚的情绪达到最高潮。采取迅速行动对付涉嫌犯罪者,结果逮捕了许多的。前总统巴加扎仍被软禁,他的民族复兴党的党人仍被拘留。

6. 在比较积极方面,尽管有上述令人担忧的发展情况,在1996年9月间恢复的国民议会日益成为各派政客之间从事比较正常的政治活动和对话的论坛。如上一次报告所指出,议会本身虽然仍无效率,它原来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也已大减,但还是能进行一些有价值的工作。国民议会议长莱昂斯·恩根达库马纳在努力协调人口各阶层之间关系方面,仍能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议会继续面临议会中两大集团——乌普罗纳党和民阵——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状态所造成的挑战的时候。议长在1997年6月宣布议会的常会闭幕时,对于大多数议员能重新参加议会的程序,并对许多民选代表能结束流亡返回本国,表示欢迎。但是,如果要议会充分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必须消除若干障碍。其中包括停止对议长的司法骚扰并予以议会进行正常工作所需的财政和后勤支援。

7. 另一个积极的发展是前总统西尔维斯特·恩蒂班吞干亚重新出现于政治舞台。他在取得政府对其自由和安全的保证后,于1997年6月7日离开美国驻布琼布拉大使官邸的避难所。恩蒂班吞干亚先生保证努力在布隆迪以文明方式进行政治辩论,并促使该国政治生活正常化。他还宣称准备参加和谈,以结束武装反对派与军队

之间的内战。希望恩蒂班吞干亚先生的出现能对党派和民族和解方面的努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安全局势

8. 1996年11月以来,安全局势继续受到布隆迪境内的政治发展及该分区域的军事和政治发展的影响。1996年年底,反叛分子的进攻和军队的反击行动导致一系列激烈冲突,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但特别集中在锡比托克、布班扎、穆拉姆维亚、卡扬扎等北部省份,那里的暴力事件造成许多平民伤亡。首都布琼布拉市内和周围的局势仍然紧张,极不稳定。

9. 随着解放刚果民主力量同盟(解盟)在扎伊尔东部取得进展,从而铲除了胡图族武装反叛分子在布隆迪-扎伊尔边界附近的后方基地,布隆迪境内的安全局势在1997年头几个月渐渐好转,虽然在前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菲齐、卡莱米和莫巴附近仍有一些反叛分子坚守的小片地区,使他们能够对布隆迪境内的目标——包括在布鲁里省和马坎巴省的政府军事据点发动攻击。不过,总的来说,由于胡图族反叛分子沿着坦噶尼喀湖西岸和穿过湖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规模转移,反叛分子的行动终于转向南部。结果是反叛分子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渗入布隆迪南部各省,以致在两国政府之间造成裂痕,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被指控不仅庇护反叛分子,还积极支持叛乱。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

10. 1997年3月,布琼布拉市内和周围地区越来越多地成为反叛分子攻击的目标。地雷爆炸和军方的戕乱行动都造成几十人伤亡,暗杀总统的阴谋被发现后(参看上文第5段),局势更加恶化。另一宗令人非常不安的事件发生在1997年7月1日,一枚地雷在国民议会议长恩根达库马纳先生的汽车底下爆炸,车内坐着他的夫人和一个保卫人员。议长夫人没有受到伤害,但保卫人员被炸死。在此期间,鉴于反叛分子在该国南部的活动大大增加,政府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危机委员会来处理各种安全问

题。从布鲁里省鲁蒙格乡也收到报告说,反叛分子杀害了超过145人。

11. 4月间,反叛分子与军队的激烈冲突继续震撼布隆迪,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应对杀害事件负责。在据称是反叛分子所为的一次特别凶残的事件中,布鲁里省南部布塔的一所中学受到袭击,有34名学生和7名教师被杀害。5月间,南部各省继续发生剧烈战斗,以致国际援助机构要撤走它们的工作人员。西北部也再次爆发暴力事件,反叛分子向穆尔维和布干达两地的集结营(参看下文第五节)发动进攻,约有63人被杀害。整个5月和6月,布琼布拉附近据报告都有激烈战斗,包括1997年5月14日在穆胡塔乡一座教堂屠杀42个人的事件。1997年6月3日,军队在首都外围同反叛分子进行猛烈战斗之后,又用迫击炮和飞机轰击反叛分子在布琼布拉附近的阵地。

12. 暴力事件在整个6月份持续不停,反叛分子散播谣言说,邻近各国正在准备侵入布隆迪来支持现政权。与此相反,军方的消息来源则声称,反叛分子想在布隆迪境内建立一个立足点,以便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继续推进其叛乱。在所审查的整个期间,还继续不断收到报告说,两派胡图族反叛分子——解放胡图人民党(帕利佩胡图派)和全国捍卫民主理事会武装派之间的战斗也有所增加。又收到报告说,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士兵、Interahamwe民兵成员、甚至前扎伊尔军队的士兵,都参加了在布隆迪西北部的进攻行动,与胡图族反叛分子并肩作战,或者在从扎伊尔东部返回卢旺达的途中被卷入冲突。对此,布隆迪北部和卢旺达南部的地区官员和军事官员原则上同意在安全事情上进行合作,并互相引渡对方的反叛分子。虽然双边安全安排无法得到正式证实,但是看来两国确实是继续在边界地区实行互相支持的安排。

四、人权

13. 涉嫌参与屠杀和支持胡图族武装叛乱份子的人的数目上升至约5 000人。在中断数月后,刑事法庭在1996年2月26日再次开始工作。许多初次审讯是在被告尽管要求提供辩护律师但没有获得适当法律代表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这些审讯所具

有的社会和政治敏感度和压力,许多布隆迪律师拒绝充当这些被告的代表,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的呼吁日益增加。1996年初次审讯的结果是所判的罪刑明显偏高,其中包括133宗死刑和54宗终生监禁。在第一轮审讯期间,只有36人无罪释放。

14. 面对着要求为被告提供律师的请求,布隆迪司法部在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国人权中心和秘书长的布隆迪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合作下,讨论了获取经费、雇用本国和国际律师来协助被告获得律师的问题。在1996年底,在进行了这些讨论后,联合国人权问题高级专员办事处同布隆迪政府合作,设立了一个司法援助方案,立即开始了该项目的执行工作,从而促使刑事法庭在1997年2月第一次开庭。在1997年4月和5月,刑事法庭在国际律师出席的情况下第2次开庭,这些律师同本国律师合作担任辩护律师或平民方的律师。所判罪刑水平明显下降,根据目前的记录,只有13宗死刑、10宗终生监禁和14宗无罪释放。

15. 初次审讯的气氛紧张和有强大的公众压力,后来逐渐由较冷静的气氛取代。律师伴随被告出席,有助于缓和紧张气氛和促使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法律要求。许多案件的审讯时间比预期的要长,这种时间的延长使一些被告能够作出更好的辩护,而缺乏目证人使另一些案件的审讯复杂化和旷日持久。

16. 但在司法行政方面必须指出,这些被告同1993年10月的试图政变的疑犯截然不同。一大部分仍然自由。只有少数人在政变后不久被捕,有些人跑去其他国家,另一些人则留在布隆迪。虽然舆论继续要求逮捕他们,许多人继续像无事般地正常活动。

17. 布约亚政府开始对被控煽动1993年10月的政变的79名军官进行刑事诉讼是一个重要的、尽管是象征性的步骤。在1997年5月16日,起诉方开始陈述,指称这群人须对第一位以民主方式选出的胡图族布隆迪总统,即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总统之死负责。被告声称无辜,审讯宣告延期。没有定出恢复审讯的日期。虽然对79名军官展开诉讼是重要的第一步,但要使布隆迪的司法行政真的恢复可信度,还需更多的步骤。

18. 在1997年6月14日,布约亚总统公开要求设立布隆迪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1993年10月政变后种族灭绝行径的煽动者和肇事者。在收到布隆迪政府最近给我的关于设立国际法庭的信后,我回答说,基于布隆迪目前的情况,我不能建议安理会现在设立这种法庭。但我打算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并在日后审查设立该法庭的问题。我当然会将这方面的事态发展充分通知安理会。

五、人道主义局势

19. 国内南北两地烽火连天,迫使大部分人口离开家园,并使人道主义援助机构难于进行持续有效的救济方案。在此同时,地雷已变成使援助人员和平民处于危险的主要来源。南部尼安萨湖最近霍乱肆虐,但由于区内双方交战,联合国援助机构均无法进入。因此,尽管制裁有所缓解,但布隆迪境内的人道主义局势却依然极为严重,其主要原因有二:国内的高度不安全和来自易于发生冲突地区的农村人口聚集在“集结”营。

20. “集结”是前政府在1996年3月发起的把人民聚集在营地政策,目前已有30余万人居住在营地和营区。由于战事和不安全被迫流离的人数已越过35万。最近估计,农村目前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数共约有70万。从全国人口六百万而言,大约每9名布隆迪人便有一人居住在营地,并时常生活在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

21. 农村人口一再流离,并且“集结”营时常设于远离家庭农业生产的地区,在在均使农业生产和农业产品的分配受到严重中断。有时交战人员故意破坏农地和危害牲畜,致使这种局势更形恶化。在有些地区,由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砍伐林木和一些破坏行动,也已造成重大环境破坏。1997年1月,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规划署(粮食规划署)的布隆迪联合评价团发现1997年第一农业季度的粮食产量比危机前下降约18%。

22. 人道主义机构已要求布隆迪政府根据人道主义理由取消“集结”政策,并协

助便于与脆弱的人群接触,以缓解国内的严重人道主义困境。广大的国际社会也已一再要求布隆迪政府撤消现有的“集结”营。1997年5月28日,我写信给布约亚总统,表示我对这些营地的关切,并敦促他采取具体行动,开始逐步撤消在安全地区内的这些营地。总统的回信指出,“集结”不是一项政策,而是一项确保国内某些地区人民安全的临时措施。他重申保证拆除已再度取得相对安全的地区内的营地。不过,至今只拆除了一个小“集结”中心。有些省份的官员打算拆除营地而在接近集结人口的住处附近设立较小的营区,这使援助机构感到惊愕,并使许多观察员认为该国政府无意在短期内完全放弃“集结”政策。联合国继续向“集结”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仅以满足估计的需要为限,并受到严格的监测。

23. 以难民而言,自1996年以来,已约有13万难民回返。虽然其中许多难民都自发地返回布隆迪境内的安全地区,但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指出每日约有150至200人从布隆迪和马坎巴省逃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免受到这些省份战事的连累。

六、调解努力

24. 国家和国际政治调解活动在本审查期间始终不断进行,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积极的进展,但尚待取得重大突破。调解工作沿着三条互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轨道前进:由前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领导的正在进行的区域调解活动;罗马圣埃基迪奥会主持的政府和全国捍卫民主理事会之间的谈判;近来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决定任命一名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大湖区问题共同特别代表。

25. 尼雷尔前总统仍然是布隆迪冲突的主要国际调解人,是促进各方之间停火和实行全面政治谈判的国际努力的协调中心。布隆迪境内停止敌对行动仍是国际社会的高度优先事项,而布隆迪政府一再强调必须重新评估对该国实行的经济制裁。

在1997年3月26日和27日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冲突预防、处置和解决机制中央机关首脑会议期间的一次洛美会议上，布约亚总统阐明了取消制裁的理由。他向所有与他对话的人传达了她的强烈信念，制裁不仅伤害人口中比较脆弱的部分，而且还阻碍民族和解并加强极端分子。

26. 订于1997年4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阿鲁沙首脑会议审查对布隆迪的经济制裁举行之前，尼雷尔前总统主动邀请布隆迪各政党再举行一轮会谈。虽然好几方欢迎这一举动，其他方面则表示对调解人缺乏信心并宣布不取消经济制裁就不可能谈判。布约亚总统出席的阿鲁沙首脑会议则要求布隆迪政府和冲突的所有方面采取步骤立即为谈判和民族和解创造必要条件。首脑会议还决定放松一些制裁，同意需要确保迅速有效地就实施规定的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豁免。与会者宣布准备一俟谈判有所进展立即停止一切制裁。

27. 1997年5月10日在坎帕拉举行的后续会议没有就区域制裁制度豁免产品清单达成协议。六月底布隆迪政府对制裁仍未放松表示失望，并表示担心禁运正加剧国内的紧张局势。6月27日，肯尼亚政府决定基于人道主义原因取消对布隆迪的燃料及旅行禁运。若干中非国家也逐渐取消禁运。

28. 在关于制裁及其可能放松的讨论正在进行时，政府代表同全国捍卫民主理事会代表得到姆瓦利姆·尼雷尔的赞同，在罗马圣埃基迪奥会的主持下进行直接秘密谈判。尽管开端艰难，但在克服了各种问题后，两方谈判集中讨论制止布隆迪境入战斗和实现永久停火的必要性。1997年3月10日，双方协议了指导会谈的广泛议程。议程有下列项目：

- (a) 恢复宪政和体制秩序；
- (b) 有关布隆迪武装部队和警察的问题；
- (c) 停止敌对行动；
- (d) 司法行政，包括建立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灭绝种族行为和政治罪；
- (e) 确定和吸收其他方面参与谈判进程；

- (f) 永久停火；
- (g) 尊重和实施协定的各项保证。

29. 5月13日公布协议并确认政府与全国捍卫民主理事会进行了秘密谈判招致了布隆迪社会整个政治层面许多部分的严厉批评。未派代表去罗马的各方感到被排斥在讨论之外，它们感到讨论应在更广阔、多方参与的环境下举行。工会、学生组织和一些政治团体谴责会谈是担心向胡图反对派，特别是全国捍卫民主理事会的让步可能影响它们的政治生存。极端分子反对罗马开始的进程继上升，迫使布约亚总统在全国开展深入的解释。相反，反对派的反应比较积极。议长取大力支持政府的立场。

30. 1997年5月21日布约亚总统写信给尼雷尔前总统概述布隆迪和平进程应遵循的各种步骤，并请他尽快组织由姆瓦利姆主持的所有方面的谈判。他还重申他准备与之密切合作组织这些谈判。调解人说服各政党接受由他主持的无所不包的政治会谈的努力还有待取得成功。为了给目前订于7月末举行的多党会谈作筹备，尼雷尔前总统于7月15日派一特派团去布隆迪去评估政治局势并鼓励所有有关方面参加谈判。

31. 为了巩固支持和平的队伍，必须创造和促进民间社会内部和政党之间进行对话和辩论的机会。这方面我已指示联合国布隆迪办事处支持旨在促进和平和人民和解的一切倡议，包括全国性辩论和议长的活动。在这方面，必须提到联合国办事处在促进主要政治行动者对话与和解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尤其是在形势紧张时期，同政府和议会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办公室还不断向我全面通报布隆迪的重大情势发展。我于6月25日知会安全理事会我打算指派一名高级官员和增派一名政务干事加强该办事处，以便更好支持布隆迪的和平进程。

32. 为支持调解人的努力和在罗马开始的进程，1997年1月24日安全理事会核准了我本人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萨利姆先生的联合建议任命穆罕默德·萨赫农大使担任我们的大湖区问题共同特别代表，首先关注刚果(前扎伊尔)和布隆迪

问题。萨赫农大使曾多次访问布隆迪,不断密切注视布隆迪境内的情势。他同布隆迪境内外许多行动者,特别是同布约亚总统、议长和恩蒂班吞干亚前总统建立了信任关系。在第四次阿鲁沙首脑会议前夕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萨赫农大使除在达累斯萨拉姆会见姆瓦利姆·尼雷尔和姆卡帕总统之外,还在阿鲁沙同布约亚总统和出席的所有各方进行了磋商。他的贡献受到所有方面的赞扬。

七、意见

33. 布约亚总统进行无所不包谈判的决心改善了政府同关心促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布隆迪冲突者之间的关系。布约亚总统及其政府最近又表现愿意同各种国际行动者合作,以便帮助对布隆迪不断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以及总统、政府和国民议会逐渐修好使我尤其受到鼓舞。这些积极趋势如继续下去,布隆迪将可为进一步放松制裁创造必要条件。绝不允许对任何政治解决的顽固不懈的反对派关闭刚启开的有希望的机会之窗。

34. 尼雷尔前总统设法使不同政党在谈判桌上见面的努力将继续得到我的全力支持。尽管有困难以及某些方面表示保留,他显然由于受到该地区国家元首的信任,还将继续在促进全面解决布隆迪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希望随着联合国/非统组织大湖区问题共同特别代表的任命,国际社会将得到新的动力来努力处理布隆迪冲突和动荡的根本原因。
